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九

宋 釋契嵩 撰

書

萬言書上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

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某嘗以古今文興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為善者甚慼然此以闕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冀傳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識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轂下誠欲幸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為法不為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

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

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已出者好之非已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茍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

益奮則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求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蔑佛盖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

窺陛下讃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為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扵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

聖人唯以適理為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為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盭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而盛化者益以多矣其事古今之所聞見者

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為之以救世治者也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為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為詭異與俗相遠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黨為患而不見脉患之深也黑黨不過變其皮膚矣脉患至深則絶人性命也今聖人導之剸情愛委身世表欲其

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在理者則難覩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宏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為理幽奥而學者寡能見之其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槩者擧端以進之陛下莫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大

幸也某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則其為
道也至為德也盛蓋其所説情性辨而真妄審也若今
陛下以太和養誠以仁恩禮義懐天下雖其盛美已效
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為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
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
為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
三十年蔚有貞觀之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
十五載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

齋戒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壽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濫情梁不過卑知人任人其為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陛下之睿聖者乃陛下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乎然此必陳之云云者蓋欲幸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為其大端此又最益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

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為善日益而兾其奸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盖又習聞佛說為善致福為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巳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

海之內幾徧乎閭里營戍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為真為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户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半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為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

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惟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

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哲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盖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煜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為聖人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

濤滷湧其舟欲没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晹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晹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尠不之效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為福為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為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

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爲異端惡其
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
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
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
以楊墨爲比盖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
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
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
教固同導人而爲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盖以前後

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藴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逺見聖人之奥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

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畧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羣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耳是盖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

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踰其天地者也及

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褁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虚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盖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

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住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羣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爲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關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

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
惡惡醜也若其殤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
凶短折耶盖人生其相狀妍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
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其意而未發
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未即以他生語之疑其亦
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惡適以其往世修
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
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

要終故有死生之説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畧言盖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盖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為人為鬼神為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

人為德為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豈聖人自以㝠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爾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其會取諸同歸指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説雖不載於五經六籍盖
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子得
以誚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
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
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盖言其漸
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教十善人
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
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

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惟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

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鑑而後制絶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為福之效天下之人以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為善也

如此則天下爲善爲福誠繫于其法法行與否誠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爲急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爲效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盖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

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盖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旣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為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茍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

稍聰且明誦一經矻矻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苟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

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盖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苟汨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陛下刑禁者盖其習學不正罔

有所守而致然耶某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頻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陛下復其舊制遵行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軌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

衆者所謂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為識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無廹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惡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妻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者舊者抱

袂而相留曰爾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術衒鬻儌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為法不為已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豈足自為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某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

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區區螻蟻
之志其實如此儻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爾契嵩之
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
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縉紳者歟今
爲僧祝髮隳形儀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
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
臣之謂其名豈爲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昔王霸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

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干冒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沙門臣　契嵩　昧死上書

此書恂和尚收弘明集中今得其本較正補刋入本集以便觀覽元貞乙未改元佛誕日比丘慧芳

謹書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㬱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明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仰賛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較善慧宗遇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

題出正宗論

再書上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絶世烏能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屬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

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為者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令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宗而佛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盖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為其患矣然

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為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朿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内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

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
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歴校之
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
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
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
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
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
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

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賛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冐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偕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為善

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傚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頒如景德傳燈録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

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干黷冕旒臣不任激
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鐔津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鐔津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　　　宋　釋契嵩　撰

書啓

上韓相公書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此嚮伏揖獻書于集賢相公閤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疎亂而已矣有本云治之而已亂之而已是盖聖人之心也及其

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疎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通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道始可以論至公茍不達道或無達道二字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其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龍鍾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

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閤下以寛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閤下也甚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閤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畀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

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於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敷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

訓邪及其闢佛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閭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徧四海苟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内益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柰何不求古之聖賢與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弟見其徒混漶不軌其道而遂詆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

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閤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茍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白其聖人為教之意萬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跡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閤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閤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

沉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閤下論道經邦之暇略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閤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其平生之志不為忝也如閤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闗主簿投諸下執事塵涜台明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

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閤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閤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適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關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塵閤下之聽覽乎懣然久不自決忽

然輒進恐閤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閤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傚他輩自為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閤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于閤下性命真奥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

獨資其性命之説抑亦稍補閤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閤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閤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時及幸見之閤下温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閤下面奬持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爲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

後竊聞閤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人為善矣若某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竊當自患其為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其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忝也然其預閤下之賜不為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

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閤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於閤下之左右也幸閤下寛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内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賫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為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為定斷又欲

自敘身為佛子其微為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耆舊輩皆以某識心為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所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閤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壤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閤下大恵重念

其為法不為身為道不為名或云為人不為身為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為其身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其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為勝縁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統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閤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茍得預閤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

果有天地神明陰為其助則景福勝緣豈不歸於天子與閤下乎某忝閤下之恵愛稱奬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閤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横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決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閤下之德恵顒顒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宣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 此繫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閤下某昔者

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爲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
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閣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
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迨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閣下
見知之深也受賜于閣下之厚也光賁山林之多也乎
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閣下之德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
通於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閣下輔相功烈冠絶
于古今者蓋閣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
荀況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

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賈誼董仲舒之為書也是可資乎閣下雄才遠識萬分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祕之自謂潜子不敢顯其名也今閣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為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其説不妄萬一果有所資賛則某也少報閣下之嘉德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

而其憫者非者相半儻或閤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又慰安其平生守緼光賁其幽獨之大恵也仰黷盛命干冒台明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閤下某聞昔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算獻其國君者夫食芹與九九之算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説於吾相君誠與乎食

芹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閣下詳之而不忽也其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中其故欲以此待閣下論道經邦之遑潔靜以順養其靈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原始而要終示其神奐往來根

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閤下大賢卓識謂此果足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譊譊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邇之遠之者也焉可驟論請為閤下詳之夫中庸者乃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

其性命會於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覩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為安休息其精神之勞獘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為道乎既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綰在唐號為賢相嘗以此著王闕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閣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茍不以佛為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為

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閤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賤而毀之者紛然其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澗江河不疏導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甞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閤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

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閤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沉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急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浼大丞相尊嚴萬一幸閤下憫其勤勞為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册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成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託閤主簿投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之至不宣

某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閤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閤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髙故忝此大賜感之懐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閤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閤下

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之扵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為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扵閤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常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葢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閤下又其宜矣伏惟閤下以髙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

德能名為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與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閤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為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寄字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傅輒通呈於左右干黷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閤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耶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閤下仁明憫其憂在道法不為身名寛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

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其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於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竊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斆而為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為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

助也故孜孜勉其愚瞑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為教者欲諭勸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閤下之門伏惟閤下以高才博學登踐大科以善德能名榮處右密藹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奧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

而倚賴之也儻為不腆之文未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册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涜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閤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

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于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巖壑閒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閤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閤下者蓋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閤下以大公為心取衆善為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某甞謂佛教之為善世也固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

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為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聞其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罪不減惡遷善矣茍家至戸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為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蓋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

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為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為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閤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増損其

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説而求閤下之門亦其宜矣閤下高才重德天下具瞻寛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為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悛其不善不惟某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册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於下執事者塵瀆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内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於百司内翰閤下某甞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為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逺千里以其書而求于閤下之門者固亦以為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閤下為德有逺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為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

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奥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為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為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居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閤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

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為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為勝緣當世世奉閤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閤下不忽少垂尊意則某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册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干黷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呂内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内翰呂公閤下某嘗以卑

論幸閤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説以始終閤下聽覽德義之貺念其棄匿山林不能果耳比聞詔還益用大手之筆或無手之二字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其志也幸閤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善其理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之教者至焉雖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

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廣乃以之為書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於山谷弟子輩恐其書與其師偕没固請以刻木刻巳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誚而不從其請余自謂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法獲譏殞身為遠大者又奚恤流俗之譏耶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之徒雖未始識者亦使布之其人况忝閤下一言之明

而閤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為意也而敢不陳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册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仗僧致之下執事者儻辱閤下諭之於人則其勝緣隂功幽德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凂高明豈勝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于參政侍郎閤下某聞昔者李膺以名儒為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

不可得而輒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閤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閤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閤下文章絶世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閤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閤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閤下之閫閾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閤下不即斥去引之與語温然乃以其讀書為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

人為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閤下之門辱閤下雅問顧平生慚愧何以副閤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說投下執事者顧資閤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說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說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贄獻塵黷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

宣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此書繫次富相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閤下某雖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為己任每求搢紳先生之知圓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黄臣太博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閤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為古之聖人也欲幸閤下推而勸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閤下之聽覽乎而某今者西來固欲以

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師日實先欲奉閤下教
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于
閤者值客盈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閤下相天下事固
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閤下垂
察然其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曖昧不甚明
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
者一面欲賴聖明垂於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
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止于是矣匪斆他輩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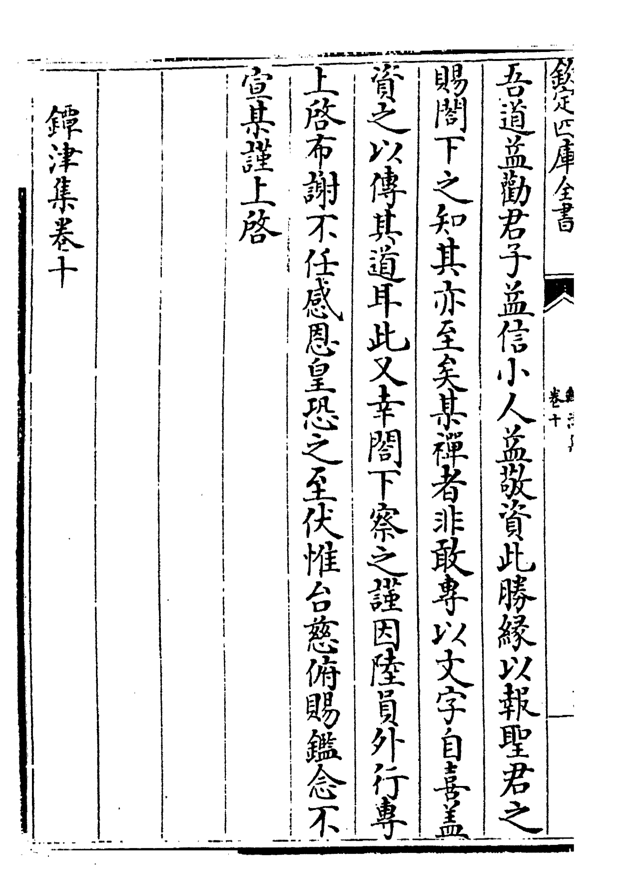
爲身名之計僥倖欲苟所求耳閤下儻以其誠不謬教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明而罪無所逭不宣某謹白

謝李太尉啟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牒一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名出山面付前件勑牒并書是蓋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某其日自以其道德虚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

讓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大衆發命披之章服雖奉此大貴而幽陋無謂忝國家美命辱閤下褒薦而實慼且懼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爲帝家至戚猶屈採野老幽人之微善推而賛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又忠于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閤下來書曰讀其輔教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閤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

然其所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爲閤下
言之某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
不敬某故憂吾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爲善之本
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誠望上達賴朝廷羣賢
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
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衒也今於道未
有所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恵亦宜何爲心耶孟子曰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閤下留意焉苟



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縁以報聖君之
賜閤下之知其亦至矣其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喜蓋
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閤下察之謹因陸員外行專
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
宣某謹上啓

鐔津集卷十

鐔津集卷十一

宋 釋契嵩 撰

書啓狀 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於彥長祕校前辱彥長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已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迺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盛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

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天下苟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葢臣合忠子合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者也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葢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

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柰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己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況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搢紳先生之徒弟

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彦長謂我存心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篤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彦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為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宣某謹白

答茹祕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祕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

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為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患幸甚幸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為善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為可語引之與游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豁以盡乎心葢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悒怏頗不自得及覩祕校送瑩上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為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訩訩以

相詆訶此非疎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況又辱書推道與文屈節肯相愛慕雖蹤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廣祕書之志況吾區區當此寧可默默自祕耶夫佛道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神乎死生變化之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

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其五戒十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為者之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齊其末徒以佛為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聖賢人如此以帥於後世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況復妄斥善道沮人為

之如此則何以勸於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為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為國家為政果能推之以廣堯舜之道則為之政為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且布所懷為荅以謝厚意不宣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於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故猶瑚彫而令人

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為已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

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茍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為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

其文詞之發也愬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為文若葭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二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於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為之報若視喬

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所以為盩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識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輩寡識吾道不修追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

末事求儒文字欲為其飾及其致譏也並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復刋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為其德若此輩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恵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閱意於南宗正法朞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修之

其為誠不欺於天地不作於神明茍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弊名恐汙盛集幸為削之其嘉章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具位某奉書於著作馬侯執事辱貺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謙

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醻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曾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怪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遊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沈棄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

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妬且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倜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洽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為徳又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顔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歌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

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靦不宣某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於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論之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感之等閒語耳既聞於

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為之驚怪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懼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感之輩為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為故地亦其志耳歸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亦甚遠矣茍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

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為子孫計邪況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於三代惟恐貴賤僭偪奢儉失所故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葬其親以為富貴之資為此說者葢陰陽家妄張禍福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

拔追古之聖賢為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為感之之不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為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為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茍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竒感之好節操慷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盍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蒙所敢知也餘俟相見更論不宣

荅王正仲祕書書 已上七書先自為卷

具位某奉書祕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樂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為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闇達熙於山林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劘切為憂如此則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為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

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葢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尊儒恐未遑於此不敢輙通秋杪如成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

遠賁牋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住淨慧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為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伻寖怠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頹風曲采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弘獎勤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畢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

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莅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羣言以為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縁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邈謹先差僧馳狀上聞披露下悃伏惟尊慈俯

賜照察

與在山尊宿僧官

右某玆者猥以虛聲謬當盛命預傒府之弘奬冠禪林之住持循分撫心誠謂忝竊此葢某人念聖法之無量推風義以相先曲釆微才容參大職擇善德之未積為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媿陞座而無狀趨覲非遠敘賛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狀玆者猥以虛聲擢當嘉命預府傒之奬譽冠禪林而住持自審愚衷誠為忝竊此葢某人曲推道義篤信

善縁奉外護之清修廣難思之勝事將趨雅會當卜良
辰欽仰下忱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離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
持祇荷恩輝豈任感悚於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
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輟樞

機之咨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閫奥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勲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濃請陳逾恪惠全呉之美俗聳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聽父母壺迎滿道願覩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忤顧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媿參迓之末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塘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先臨縣封敷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俟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弁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伏惟比日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為不便不及遠迎法御甚媿畏也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薦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慱通知遠弘奬佛乘天下緇流仰為城塹某昨者愚不自度輙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徵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

是葢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贊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報其大恩盛惠而不敢忘也卑情無任懷風詠徳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乆違之思然而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葢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為上善猶賴公儀遺

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
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黯悒乍
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參謝

謝王察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
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惟知府察諫位尊望
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
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

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爝火借韶頀大音於土鼓賁其
徽善勸爾小學忝此大賜實為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
衆不遑躬趍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
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嵗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
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髙陽政治簡静安衛道氣必益得
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潛密第娩違逺風儀兹為眷然

秘校告往榮侍輒此少申平素之萬一惟異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輒蒙其黨相嫉且訩訩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爲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按部弊屬將製贄於路隅先沐賜教豈勝感媿某獨立無繫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違遠尊明萬乞爲國重愛謹上啓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别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牕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絶人遠矣老倦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便行李以闕馳狀不勝瞻係伏審旌珮已鎮南徐況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重厦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届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蘇挈

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前趍容稍平復當以微意上扣謹此先布區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闤堵寂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清才懸揺之心狀貌難盡猶聆治事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況在顧盼之頃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敷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敘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塘方少府

具銜右某此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蓋臨賁岩扃衡宇增輝緇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緩趨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為待不勝媿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强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著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任感媿但以老憊弗堪人事未果即趍几下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趨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逋病不能遠郊馳送徒增黯戀仁德僂僂奉此咨露伏惟台慈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拔晤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關不固習氣寧忘因得斯謬妄益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然拙人用鍛不若智人揮鑁況

足下才力有餘可能為我一鋤勿使傍觀拚口胡盧而笑也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日伏蒙特墜清名榮賁旅寄不任感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謝盛刺謹具狀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自此元各為卷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謡後序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一也然序文殊佳但

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為忝耳公晦久别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況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當為教門

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為至祝專人還特此

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別幅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附實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為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邏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

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遣書乞為呼名黃龍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顏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麤物輙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荅黃龍山南禪師次幅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奬飾豈大善知識為法欲有

所激勸爾且感且媿某平生雖猥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此為眷眷知復領大衆於龍山其欽尚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為法自重偕還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阜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也惟火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

念尤佳某衰老脩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

逈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邀虎溪之居足仞風義盛重但某濡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為慊然餘具別幅未披覿間千萬善愛

荅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爾驚衆耳目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與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為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恨以此人為代在潛道推讓之義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回雅意為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荅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仞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

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為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懃切（或云懃懃）其無狀老更彌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

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者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岳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媿尚以夏制未遑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　回答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賤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勤

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為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令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殊多某人曲采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媿以老憊復牽事緣趨赴未遑但深媿忸久滞來人益增慊悚价還奉狀布謝

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閒為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蕉亦倒置予為剩言來諭如風過樹秖益嘈嘈耳病在膜內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奈何柰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共啓萃兹勝侶乞賴檀賢雖素欽於今猷尚未披於粹
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專
此奉啓不宣

鐔津集卷十一